



女明星婚恋生活

华 酩编

沈阳出版社

目 录

阮玲玉之死……………(1)

阮玲玉的出现，是东方影坛的奇迹。1935年3月8日凌晨，阮玲玉在上海自杀。死后留下两封遗书，一封给张达民，一封给唐季珊，而这两人，都是与阮玲玉同居过的丈夫。

第三者的风波……………(41)

被誉为影坛巨星与一代歌后的周璇，一生的不幸甚于得到的欢乐。她爱得很深，也常被爱灼伤。周璇的初恋是顾心的，遗憾的是好景难长；她与严华的离婚，既有自身的原因，也有他人的捣鬼。

“向你一生负责”……………(73)

新凤霞主演《刘巧儿》时，不止一次地唱过：“……因此上我偷偷的就爱上他……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……”现实生活中的新凤霞，也是自己“找婆家”，“偷偷的就爱上他”的。

送你一棵勿忘草……………(104)

第一次闯入情怀的异性，不一定就是合适的伴侣。朱明瑛十四岁和丈夫相识，二十二岁结婚，可

谓青梅竹马。当儿子上学后，朱明瑛却与丈夫分手了，分手时竟然和颜悦色。其中奥秘并不复杂。

她有她的芬芳…………… (131)

同盛中国、刘诗昆一样，鲍蕙荞也是一颗音乐之星。她和连续获得三届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的庄则栋相爱六年，于1968年1月结婚。十七年后，他们离婚了。发展到如此地步，并非都是政治上的原因。

秋天里，才有爱的丰收…………… (141)

在中学读书的十八岁少女，爱上了她的国文老师，结局可想而知。于是，她的爱被赌徒偷走了。待她四十一岁之际，终于获得了象初恋时的浓情，从相恋到新婚之夜，竟长达十六年之久。她，就是台湾著名小说家琼瑶。

爱情，已走向死亡…………… (170)

电视连续剧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黄蓉的扮演者翁美玲，究竟使多少迷恋者为之倾倒，实在难以统计。翁美玲和对自己一往情深的汤镇业不辞而“别”，走进“天堂”，艳女成灰，悲歌一曲。

通过男人了解自己…………… (195)

山口百惠在十九岁时，一年之中传说她有十三个男性朋友，轰动了日本新闻界。她的母亲木然笑着说：“好啊，一个星期换一个情人！”

灾难性的爱情袭击…………… (209)

四十四岁的美国“舞蹈女神”伊莎多拉·邓肯，爱上了二十六岁的俄国诗人叶赛宁。叶赛宁是邓肯唯一的合法丈夫。当初，他们爱得突然，爱得狂热，最后，他们却又爱得痛苦，爱得凄惨……

阮玲玉之死

刘恒君

陨 落

1935年3月过后的十来天，上海还时时受到春寒的威胁，而对于众多的影迷来说，此刻却有一种比春寒更感到难受的事情：

著名女星阮玲玉于“国际妇女节”的3月8日自杀离世，年仅二十五岁。

当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大小各报以显著地位刊出之后，自9日起，前往万国殡仪馆凭吊者便络绎不绝，有的默默无语，神情忧伤；有的议论纷纷，激动愤慨。在长达十多里的凭吊队伍里，有年近古稀的老人，也有十多岁的少年，有男有女，有富商也有平民。一眼望去，最多的还是妇女，年老的，中年的，年轻的，珠光宝气、穿绸着缎的固然有，更多的却是衣着朴素、生活一般的女职员，女工，女教员，女学生，家庭妇女。她们中的有些人虽然在激动地议论，声音是低低的，似乎相约好了不要去惊动已经长眠的阮玲玉，可是，由于整个气氛是肃穆的，静寂的，这里那里不时传来断断续续、片言只语的谈话：

“张达民真正勿是东西，欺负了阮玲玉十来年，还把她活活逼死啦。”

“唐季珊是个生意人，大家讲伊也勿是好人！”

“小报记者挺讨厌啦，造了阮玲玉许多谣言，真正是杀人勿见血！”

“唉，介好一个女明星，年纪轻轻就死脱了，这世道……”

从神情，从谈话，都从大家的心底流露出共同的感受：阮玲玉是被逼而死的，是令人同情的。尽管，对于许多知识不多、认识不高的妇女来说，阮玲玉之死的真相、背景还不大清楚，了解也不透彻，而大家深深的同情是在她一边的。大家把她的自杀，当作一个亲姐妹的受害。

对死者的同情和仰慕，如一条无形的线将千万凭吊者的心连在一起。愈接近万国殡仪馆的大门，愈接近阮玲玉追悼会的大厅，人们的脚步愈放慢了，放轻了，几乎连轻轻的交谈声、议论声都静止了。大厅门前虽备有签名簿，而人头拥挤，难以一一留下悼念者的姓名。当人们屏住呼吸、迈着轻步走进追悼大厅时，抬头只见正中挂着阮玲玉的头像照片，那俊秀而带着忧郁神情的脸上，在细细的弯眉下有一对微眯而明亮的眼睛，似乎还在探寻着什么，思考着什么；而在遗像照片前的鲜花丛中，却静静躺着已长眠不醒的一代艺人的身躯，身上还是她生前最爱穿的那件黄色花旗袍。她双目紧闭，面容宁静，而人们仍从她的嘴角边的一丝纹路中，能隐约感到她生前的隐痛。有时，人们还能见到守灵的电影界名流孙瑜、吴永刚、蔡楚生等等，在他们年轻的脸容上，流露着悲伤、痛苦乃至愤慨！

这里，不是热闹繁华的地区；这里，没有宽阔的马路，而悼念的人们，自9日至11日，三天来周而复始，自晨至晚。有的天色微明即已赶来，有的暮色苍茫尚未离去。当他

们离去之时，一个活生生的、活现在银幕上的阮玲玉形象，再次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。有的虽然仍是沉默无语，心中的激情却如黄浦江的潮水一般起伏，有的更是难以抑制，为阮玲玉不平的议论声如点燃了爆竹似地爆炸开来。夜幕降临了，3月的春寒使千万上海的平民们感到：冷的威胁似乎比往常更厉害一些。是天气的缘故呢？还是社会的缘故呢？

11日下午3时，阮玲玉的遗体被装入银白色的铜棺之中，然后运往联义山庄的墓地。沿途，闻讯赶来的男男女女何止万人。白色的灵车缓缓驶过之时，沿途的大小商店自动闭门歇业，拥挤的人群使道路两侧无空隙之地。阮玲玉自杀离世的消息虽已传出了三天，他们中的不少人虽已向阮玲玉的遗体表示了哀思，而此刻，人们似乎仍难相信和不愿相信她已永远离开了大家，并即将和冰冷的墓地相伴了。有人禁不住地叹息、唏嘘，以至悄悄地落下泪来。灵车也仿佛懂得人们的心理，行进得很慢很慢，天色渐渐接近黄昏，寒意侵入肺腑。更有一些痴情者们，一路尾随到了墓地，和阮玲玉作了最后的诀别。

当夜幕降临到这繁华喧闹、纸醉金迷的大上海时；当阔老们又开始在豪华的舞厅里过着荒唐的夜生活时，千万普通的上海市民，尤其是挣扎在辛酸生涯中的女性，又想起这白日的悲惨一幕。他们在探问她自杀的真情，他们在议论她自杀的原因。

童 年

1910年，阮玲玉出生在上海的工人家庭里。

穷工人家的孩子，求人取了个文静的名字：凤根。而这

无知的婴儿，一下子竟跨过了两个时代——从清皇朝到了中华民国。皇帝没有了，国号改变了，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起色。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，愁苦还是这么多，生活还是如此为难。

不久，死神又闯进了他们的房中。在她两岁时，死去了唯一的姐姐，这只是在她懂事后母亲才告诉她的；从那时起，风根更加受到父母的疼爱。从她记事起，她常常在黄昏时，一边在门前择菜剥豆，一边等候父亲回家。当她亲热地唤他“爸爸”，并起身奔向他，他常常疲惫无力地找把破椅子靠墙坐了下来。偶尔，父亲领到了工钱，喝了两盅，有了点精神，也会抱着她，给她讲猪八戒招亲的故事。她是多么快乐啊！穷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。一次，父亲买了张靠舞台边的便宜的歌剧院票，带风根去看戏，舞台上的五光十色，演员的唱做动作，使小小的风根惊呆了。回到家中，站在床上，拿着被单、母亲的围巾，象演员那样装扮起来，唱起来，扭起来。风根小小年纪，已有自己的保留节目，每每亲朋来访，她唱做起来，往往能博得满堂喝彩。那时，她不太胖，晶莹可爱的脸上浮起了笑容。

幸福和欢乐对这个万分艰难的家庭毕竟是短暂的，象受到一场巨大的雷击似的，则是她父亲的死。她刚刚才六岁。

风根八岁才上学念书，改学名为玉英。起初，进的是私塾。第二年，才转入崇德女子学校。

上学，对这个寡孤女来说，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。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，而且，母女俩没有一个自立门户的家。她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主人家，让母女俩有一个栖身之处。玉英放了学，还得象小丫头一样干活，比往常更卖命地干活。要不，母女俩马上连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住处都会没有了。

年幼多病的玉英，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境遇压倒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随着知识的开化，她变得自信了，坚强了。

清晨，当她忙完主人家的杂活，迎着初升的太阳向学校走去时，她的心里反复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我要做个自立的女子！”

黄昏，当她离开学校急匆匆地赶回主人家时，母亲的面貌和话语出现在她眼前耳边：“听命吧。”“不，我定要做自立的女子！”她的内心时时在和母亲作着争辩。

这种内心的、精神的力量，使她自小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。她比许多富家的孩子学得认真，进步得快。年幼的孩子，谁不贪睡呢，而她，常常忙到主人们睡了才能学习，常常要熬到深夜，天色微明就得起床，偷偷温习了功课又得干活。她不觉得苦，也不怕累，一心要念书识字，成为“自立的女子”。

母 命 难 违

生活的磨难，使玉英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了，成熟了；生活的磨难，却又使玉英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联结在一起。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，也是她悲惨生涯的结局的决定因素之一。

这是在阮玲玉短促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，而且，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近十年中，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。而他则愈来愈象魔影似地追随着她，笼罩着她，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。此人便是上海张家的三少爷——张达民。

母亲将玉英送进了学校，含辛茹苦，望女成凤，这为阮玲玉成为一代艺人铺下了最早的一块基石。只是人穷志短，

封建意识、缺少文化更使母亲目光短浅，在一个终生作女佣人的眼光里看来，能过上主人家的那种穿绸着缎、吃用不愁的生活，就是人上人，福中福了。凑巧，阮玉英十六岁那年，她母亲恰好在早期武侠影星张慧冲家里帮工。他家的三弟达民在一次崇德女子学校的晚会上，看到了阮玉英的戏剧演出，一下子就对她产生了好感。

从相识到恋爱，从恋爱到同居，是闪电式的。玉英在此期间，也曾痛苦彷徨过。有时她暗自思忖：我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？自己内心的向往自然是先念书、后工作，做一个自立的人，可每每将这一想法向母亲倾吐时，总在母亲脸上看到一副痛苦、内疚的神情，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哀叹。怪我这么大的人，好不晓事理，与张达民结合，还是女子的一条出路呢。玉英又想到：自与张达民认识以来，特别自那次学校演出之后，他对我总是笑脸相迎，也从不摆出少爷架子，对母亲也尚称和蔼可亲……难道，结合就是我面前唯一能走的路？

母亲感到女儿能嫁张家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事，从此自己终身有靠，地位改变，因而自始至终热心地促成这件事，劝说女儿应允这件事。玉英年轻幼稚，母命难违。她就这样轻易地，似懂非懂地将自己的一生和这位张少爷结合在一起。

说是结婚，并无正式的婚姻仪式和手续；说是恋爱，又无真正一致的理想和爱情。这是买卖婚姻的一种新变种。是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时代婚姻的一种常见的方式。就阮玉英的身世而言，环境而言，不为浪蝶游蜂所惹，定为商贾富人所攫，似乎是定命所关，安能免此！

阮玉英初嫁时年才二八，完全是个青年少女，而那种流传了千百年的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的思想，牢牢占据了她的灵魂。要是这位张家三少爷稍有上进之心，至少能够安

分守己，阮玉英就将会终身相随，忠贞到头了。而他却象许多旧社会的纨绔子弟一样，一步步走向了堕落。

银 幕 初 试

阮玉英婚后不久的一天，张慧冲突然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屋里说：“弟妹，想不想拍电影？”

这意外的询问，使才过上几天安定生活的阮玉英大吃一惊。如今，她已正式在张家有了家，多想过几天舒坦清静的日子，除了家务杂活，伺候丈夫外，可以找些心爱的小说来读，也可以偶尔看场电影和话剧。可是，她的心噗噗地跳得厉害，在学校时，她就喜好文娱活动，登台演过戏。张慧冲就是从看她的演出中发现了她的演出才能的。在她贫苦的少女时代，演戏曾是她极大的感情寄托和人生的愉快啊。

张慧冲瞧她呆呆地发怔，怕她还不懂自己的意思，进一步具体地说：“上海有家明星影片公司，那是家老牌的公司了，你该是听说过的吧？现今，公司正在招考电影演员，要是你愿意试试，我可以介绍你去。”他还怕她要面子，又补了两句：“考不取也没关系，反正是试试嘛。”

玉英的心真正被说动了。她虽然结婚不久，丈夫和她的感情并不浓烈。张达民原是一个依靠父母钱财混日子的一家子弟，他一点不象他的三个兄弟那样，有固定职业和收入，成年后又结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常常到赌场里混日子。同居了数月后，张达民因手中经济不大宽裕而多有埋怨，不时还对她发点脾气。后来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他几乎完全断绝了对阮玉英生活上的供给。此时，阮玉英更坚定了要闯入社会，走独立自主的道路。自然，最最诱动她的还是

“拍电影”这几字的魅力。这是她在长夜的梦中出现过的情景。

第二日，当玉英一行人再到明星公司时，卜万苍已经从林某的介绍里预先有了个印象，待他一见，细细端详，便感到这名年轻女人虽不是什么绝色美人，姿容超凡，却有一股清秀气，书卷气。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她没有那种上海摩登女郎的洋味和俗气，立即答应让她参加《挂名的夫妻》女主角的试戏。卜万苍对她热情地说：“密斯阮，我看你定能演戏，让我来给你一个机会吧。”这意外的顺利，使玉英又喜又愁，喜的是受到了一位令她敬畏的电影导演的青睐，愁的是她真能演好这个主角吗？

卜万苍力排众议，独执己见。他的确还没有试过她的表演才能，尤其不了解她会不会拍电影，只是从接触中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：这是个可以造就之才。外貌虽不惊人，却有一股隐含内在的力量。为了郑重起见，卜万苍答允试一试她的戏，再作定夺。

当试戏停下来时，玉英忍不住要哭出来，心里难过极了。审看的人们纷纷离去。卜万苍的情绪也从开朗转阴沉，默默无言，他为自己的莽撞十分后悔，这样糟糕的成绩让自己怎样再去向同事们张口呢？这真是太贻笑大方了。

当母女俩缓缓地，一步一步地走出试戏场时，突然，从她们的脑后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声音：“等一等。”随着话音，卜万苍快步走了过来，向已回身过来的阮玉英说：“明早再来试一趟吧。”听到这一话语，阮玉英的泪水都禁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
又是一个难眠的夜。她把自己要演的那个被封建婚姻包办的少女的身世，反复想了又想，琢磨了又琢磨。片中的少女不是自己，但不是又有自己的影子吗？自己虽说不尽是挂名夫妻，但自己的婚姻是自由、幸福的吗？她隐隐感到，自

己和这个要扮演的不幸女子，有相近之处，在她的心中，升起了一种信心，希望，力量。她在不知不觉中，激发起一定能演好她的愿望。

当她由母亲陪同，再次走进明星电影公司大门和试演场时，心不再剧烈地狂跳，神态也从容自如得多了。卜万苍不去理睬阮母的恳求和哀告，以鼓励的眼神对着玉英说：“这没有什么，就象你在生活中照相一样！”

玉英此刻已忘了是在试戏，也不去多想“当明星”的事情，一心沉到了人物之中。她的步履、神情，都在刹那间成了少女史妙文。她本与青年王定章相恋，而家庭包办了她的婚姻，让她嫁给一名痴呆的富家子弟方少璠。她，为这忍受着感情的痛苦。这样的故事，人物，并不新鲜，也无太多的特色，而由于阮玉英是用心，用真情实感去演的，演来楚楚动人，表情贴切。使周围在场的人都怔住了。卜万苍愈看愈喜悦，脸色由肃穆转向赞赏。当试演告一段落时，他连连向阮玉英说：“好，很好。我决定让你来演！”

她终于成了《挂名的夫妻》这部默片的女主角，而且改艺名为阮玲玉。她，终于跨出了第一步，这是多么艰难的第一步啊！这一步中有自己的心血，也有卜导演的信任。

在阮玲玉短短的艺术生活中，从未忘怀卜万苍的知遇之恩；卜万苍也以一个艺术界的长者关怀着阮玲玉的成长。后来，在1932年由他执导的《三个摩登女性》中，又最后决定由她担任女主角淑贞。该片放映与观众见面后，阮玲玉的表演又获新的成功。

“我是疯子”

在阮玲玉短促的不到十年的拍片生涯里，曾先后演出了

二十九部电影，全部是默片。她先在明星影片公司，短短的二年时间，便演了五部电影，除《挂名的夫妻》外，还有《血泪碑》、《杨小真》（又名《北京杨贵妃》）、《洛阳桥》、《白云塔》。这些影片都是描写婚姻恋爱故事的，如《血泪碑》以姐妹两人的境遇作对比：大姐梁似宝被一名男扮女装的坏人引诱失身，走上自杀道路；二妹梁似珍有反抗精神，与一青年自由恋爱，却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挠破坏，终于含冤而死。《杨小真》表现一名有学识的交际花，不甘堕落，和一名正直有为的青年恋爱，后来受到封建家庭的威逼与欺骗，嫁给了一个军阀，历尽苦难，终于和情人团圆。《白云塔》描写三家矿山资本家儿女之间的恋爱故事。

阮玲玉在短短的两年间，成了一名女明星，也颇有声誉，但阮玲玉的内心并不宁静。婚后，张达民已不象当初追求自己时那么温顺、体贴；有时阮玲玉对他的放荡生活好言相劝，他却恶语伤人。他的两个哥哥（张慧冲、张惠民都开过公司，也都以演武侠片出名）在事业上都有进取，而张达民却终日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。近日来，总去赌场厮混，为了钱，还向两个哥哥提出拆产分家。

阮玲玉感到生活、感情的无望，更感到自己要在经济上独立。自入明星影片公司以来，最初薪金是四十元（另一说为五十元），现在由于摄制的影片较多，片酬也有提高，完全够自己、母亲和小玉（原为阮母收留的一个孤苦女孩，玲玉见而生爱，求母亲给她，当亲生女儿抚养）的生活，阮玲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、事业走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，如果从这一步败下阵来，那就不堪设想了！“一定要演好每一个角色”——既为了实现心中美好的理想，又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。

为了演好戏，她每接到一个角色，就将自己关在房中准

备，揣摩角色的神情、动作，一会嘻笑，一会哭泣。当有人问她：你在家中准备角色和在摄影棚里，怎么能一会儿笑得那么由衷，顷刻之间又可以哭得那么真情呢？阮玲玉回答说：

“演戏就要象疯了一样。演员是疯子！”接着，她还带着一种创造的喜悦神情说：“我就是疯子！”

“解 脱”

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，张的兄嫂对阮母甚好，感情融洽，阮玲玉考虑到大家庭居住不便，便和张达民商量另行赁屋。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终于在上海海宁路十八号找到了新居。除旧有家具外，又新添了几件上好的木料床柜、穿衣镜柜等。阮的母亲也与他们一起居住，还领养了一名小女孩，取名妙蓉（小玉）。

在阮玲玉婚后的一段时间中，她对张达民有了进一步的观察和了解。她曾暗自盘算：张家的四兄弟中，长兄是武侠明星张慧冲，大嫂是电影明星徐素娥；二兄张惠民也是个武侠明星，二嫂是颇有声誉的电影明星吴素馨。这两位兄长都以拍武侠片出名，还开过影片公司，各有一套创业立命的本领。四弟虽年轻，也很努力，在静安寺路开设了一家卡尔生照相馆。四兄弟中，唯有自己的丈夫、老三张达民游手好闲，既无固定的职业，又不努力上进。长久下去，何以为生？阮玲玉曾试着以好言劝解丈夫：你才二十三、四岁（时阮玲玉仅十六岁），前途无量，总要有一固定安生的职业才好……。张达民起初因为和阮玲玉新婚，感情缠绵，听了妻子动情的规劝，还常流露出几分羞愧腼腆的神态。只是时间一久，夫妻间的感情渐渐淡薄，他便把阮玲玉的话当耳边风了。后来，

他不仅不听阮玲玉的规劝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暴露出挥霍无度的浪荡习性。加上阮玲玉进入电影界后，渐渐有了声誉和收入，张达民更是将她看作摇钱树，胃口越来越大，简直到了索取无厌的地步。阮玲玉以她电影女明星的地位，服饰精美，交际渐广，这都一次次引起张达民的疑心和嫉妒。渐渐地，他们间的意见日益增多了，还经常发生口角。阮玲玉自幼清苦无势，现仅有弱母幼女相依为命，当她受到张达民的欺负忍无可忍时，曾被迫分居三次，并曾服毒自杀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才痛苦地生活下去。

命运之神正是这样在摆弄着阮玲玉：正当她的事业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，她的感情生活也一步一步地向悲剧发展了。在阮玲玉往北平去拍摄《故都春梦》外景时，张达民便在上海尽情地嫖、赌，把家里拆产分得的一万多元钱，全部嫖尽输光了。当她回家后，和母亲一起对他好言相劝，张达民却拿出先前做主子的样子先吵后骂，以至动手打了阮玲玉一个嘴巴。阮玲玉用手摸着疼痛的脸颊愣住了：从结婚到现在，夫妻间虽然吵吵闹闹，相互之间，总还有着一点起码的尊重。现今，张达民竟如此蛮横，打痛了她的肉体，更污辱她的人格！这还不算，张达民还当着阮玲玉的面，拉开架势要打她的母亲，并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和玉英的事都是你在中间搅坏的。你说我不该赌博，你打不打牌？你打了牌，是不是要输钱？你不是也输钱吗？还有资格管我！”他还盛气凌人地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刚吃了几天饱饭就不耐烦了，真是小人得志。”说话时，他那眉眼之间还流露出那种不屑一顾的怪模样！最后，他又冷笑了一下，朝着阮玲玉说：“你可以象上次那样自杀！”

从此，阮玲玉与张达民的感情彻底破碎，再也无法弥补

了！在一段时期内，阮玲玉心中想的是断绝，是离异！张达民要达到的却是纠缠，是榨取！这一场纠纷白热化的后果，只有诉诸于法律解决！阮玲玉曾这样痛诉了自己的悲忿：

“他会恐吓，他会闹，他要起赌博的本钱来，眼见我把衣饰当了凑钱给他，他也不叫一声可惜，……我真给缠不过了，于是我便亲自去找罗明佑先生（联华公司负责人），恳他代为设法给张达民找个职业，把他荐在光华大戏院担任经理，月薪一百二十元。可是他却偏偏仍常（是）来公司跟我寻事、闹架。”（《阮玲玉赤裸裸的自白》，载《电声》民国24年1月25日）

终于，阮玲玉忍无可忍，提出了离婚的要求。后经亲友调解，两人仍勉强住在一起。1932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时，他们同赴香港，阮玲玉想：如果他“依旧在这个上海的恶劣环境里，是无论如何改不过他的脾气来的”（同上），于是介绍张达民在轮船上做事。同年4月，阮玲玉接“联华”电报，返沪拍《续故都春梦》（1932年，编剧：朱石麟，导演：卜万苍）。在这段时间内，她象在精神上卸下了一个不小的包袱，也暂时“解脱”了张达民对自己索取无厌、把自己当摇钱树一样的无理纠缠。她不需在拍摄的间隙再为张达民的事烦心，也不用躺在床上默戏时，还出现张达民令人生厌、咄咄逼人的身影。

她的心情轻快了，也更豁达了。闲暇无事，也能和二、三好友到戏院去听听戏。这时，她已是为大家所瞩目的电影明星了。在群众场所，她对自己的举止行动都分外注意：衣饰、面容既要给人以美感，又不使人觉得轻浮、浪漫。她深知：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明星，在公共场所稍有闪失，就会招来很多不好的舆论，不是在人群中传为笑话，就会弄到在报